

叶兆言 著

儿
erge
歌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儿 *erge* 歌

叶兆言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歌/叶兆言著.

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.9

(叶兆言自选集)

ISBN7-5633-3332-0

I.儿… II.叶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38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电子信箱:pressz@public.glptt.gx.cn)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5.4 字数:102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10 000 定价:11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《儿歌》自序

鲁迅最好的小说，大都收进《彷徨》这本集子。鲁迅另一本著名的集子是《呐喊》，许多名篇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药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阿Q正传》荟萃其中。就小说内在的艺术质量而言，《彷徨》明显高于《呐喊》，虽然《呐喊》影响要大得多。道理也很简单，呐喊型小说是一种否定，因此会有很好的轰动效应。彷徨型小说却是否定之否定，表现的是人的一种走投无路的心态，常常很难被人理解。

《在酒楼上》不是鲁迅最有名的小说，但是鲁迅最好的小说。

在酒楼上，吕纬甫向小说的叙述者说了两个让人伤感的小故事，一是为烂得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的小弟弟的骨殖迁坟，一是为一句没来由的话把命送掉的顺姑送剪绒花。这两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和吕纬甫的故事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一个更完整的大故事。

为什么都没剩下的小弟弟迁坟，为已死去的顺姑送剪绒花，这显然是一桩丝毫没有意义的事。然而小

说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,就是能在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中间,发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。从表面看,吕纬甫所做的,都好像是为了别人,为了弟弟,为了顺姑,为了安慰母亲,可是细细一想,为别人实际上仍然是为了自己。为别人和为自己融为一体,别人很快也消逝了,于是只剩下了为自己。吕纬甫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来抚慰自己深深受到创伤的心灵。

吕纬甫的故事是一个人的走投无路。走投无路是现代人的普遍处境。现代人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,而艺术是人类不肯屈服的标志。

以上是一篇谈鲁迅小说的短文,也是对短篇的一种看法。除了字数区别之外,我实在不知道短篇的特点是什么。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,即使同一个人,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。随手挑这篇小文章作为序言,话没说到点子上,敬请读者原谅。

2001年2月15日 河西

目 录

《儿歌》自序	(1)
儿歌	(1)
五异人传.....	(12)
雪地传说.....	(34)
浦来逵的痛苦.....	(44)
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.....	(53)
哭泣的小猫.....	(62)
左轮三五七.....	(72)
黑狗.....	(87)
凶杀之都	(104)
纪念葛锐	(119)
夜游者侯冰	(135)
作家林美女士	(148)

儿 歌

小纳想像中,妈妈永远穿黑衣服。永远的黑衣服。黑大衣,黑棉袄和衬衫,还有黑的裙。他对镜框里的妈妈注视了一会,百思不解问外婆:“为什么妈妈,我是说,妈妈为什么老是穿黑的呢?”外婆正做针线,眼光移过挂在墙上的女儿遗照,又低头,从老花眼镜框上看小纳,有些不高兴:“什么妈妈,什么黑衣服?”

小纳说:“妈妈真这样?”外婆开始不耐烦。不说是,也不说不是。小纳知道外婆不高兴和他说妈妈的事。他不想再听外婆说:“都快上学的孩子,尽说傻话。”他不傻,楼下呆子才傻呢。和外婆两人憋在房间里真没劲。小纳跑上阳台,喊楼下的呆子上来玩。

呆子一喊就来。外婆见了,摇头说:“大小伙子一个,你看,跟我们家小纳一样大!”呆子呵呵傻笑,口齿不清问小纳:“玩什么?”小纳想了想,说玩跳棋。呆子听了,极认真,卷卷袖子,说:“好,下跳棋!”一连下了几盘。小纳说:“不跟你下了,老走错,真是呆子。”

呆子不好意思,笑。外婆一旁说:“连我们家小纳

都说你呆。你几岁了？”呆子想想，光笑不说话。外婆又低头做她的针线。小纳收拾棋盘。呆子东张西望，眼光停在小纳妈妈的遗照上，表情突然严肃。小纳问他怎么了，又告诉他那是他妈妈。呆子点点头，又点点头，仿佛早就知道。小纳有些奇怪，疑问地说：“你认识我妈妈？”呆子一本正经，点头。

“你瞎说！”

呆子摇摇头，很有力的，一下一下点头。

“妈妈已经死了，人不会认识死人的。”

“我妈妈已经死了。”

“就是死了！”

小纳有那么点发急。呆子始终一声不吭，信心十足。外婆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不要瞎扯，下去玩一会吧，不许上街。”

小纳和呆子到了院子里。小纳很有些怀疑。呆子毕竟比他大得多，知道的肯定也多。这事说不准。也许，也许妈妈根本没死，而且，死又究竟怎么一回事。他不太乐意地问呆子：“你真知道我妈妈？”

呆子四下望了望，极神秘地凑在小纳耳边，说了句更神秘的话：“你要是不告诉别人，我就带你去。”

小纳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，光听见呆子说：“我知道你妈妈在哪里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”

这不可能。不过呆子向来不骗人。小纳将信将疑。外婆不让上街的叮嘱自然不起作用。他们穿过一条街，再过一条街，又过了一条街，来到一幢正在装修的高楼面前。这是幢13层的办公大楼，脚手架已拆除，小纳和呆子站在楼下，仰头看，只觉得那大楼戳到了天上去。风很大。小纳有些害怕。

呆子说：“不能和你妈妈说话，要不然，不带你去，

就不带你去。”

小纳忽然觉得冷，禁不住哆嗦，连忙上前抓住呆子的手。呆子说：“把眼睛闭上，闭上，我才能带你去。”说着，人蹲下，让小纳趴在他背上，又关照道：“不许睁开眼睛。”

隔了很长时间，小纳想睁开眼睛，但是不敢。感觉中呆子似乎在上楼，隐隐还有其他人的什么声音。呆子的喘气声渐渐粗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十分吃力地命令小纳不许偷看。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和刹车时的尖叫，小纳忍不住问，怎么还不到。

小纳睁开眼睛，他们已经到了楼顶。楼顶上空落落。小纳有一种上当的感觉。没收拾好的楼顶一派荒凉气氛。白云和蓝天近得人好像都能摸得到。没什么妈妈的影子，什么也没有。空的楼顶，白的云，蓝的天，看不见一个建筑工人，几根破钢筋极懒散地躺在那里，三五个装柏油的塑料桶东倒西歪。小纳忿忿地说：“骗人，你真是个呆子。”

呆子十分委屈，不高兴，不说话。僵了一会，说：“你不想看妈妈？”

小纳脚一跺，喊：“你骗人！”

呆子上前拉住小纳，往楼顶边上走，嘴里认真地说：“你，不能跟你妈妈说话，一说话，你就死了。告诉你，你就死了。”楼顶边缘有钢筋焊接的栏杆，矮矮的，呆子让小纳抓住铁栏杆往下看，极得意地问道：“看见没有，你看那边。”

那边什么也没有。那边是个菜场。因为位于大楼东端，夕阳残照，菜场整个地在大楼阴影之中。有几株极大的法国梧桐树。人多极了，吵闹声像刚拨开了收音机开关，猛地传到了大楼顶上来。叽叽喳喳，一阵一

阵。大楼太高了，远远地望过去，那菜场是另一个世界。看得见人动，蠕动。听不清人说什么，喊什么，一种毫不相干的乱。小纳很失望，呆子却说：“怎么样，不骗人吧，你看，你妈妈在那，那，你再看那边，那是我妈。”

“瞎说八道。”小纳气鼓鼓地瞪眼看呆子，“我妈妈死了，死了就是死了。你妈妈不要你了，因为你是呆子。你就是呆子。”呆子似乎很尴尬，搭讪着看小纳，嘴里还在说：“你看，你看。”

这晚上小纳做了个梦。梦中，他妈妈果真在菜场上，拎着菜篮，一身黑衣服，人群中挤来挤去。菜场的人或多或少。突然，他妈妈为了买鱼，和一个小贩吵了起来。那活蹦鲜跳的鱼从菜篮里一个翻身，跌落在地上，像老鼠一样在人群里游没了。这梦实在有些难辨真假。小纳醒了以后，坐在床上，一边揉眼睛，一边问外婆。外婆的回答更加深了小纳的疑惑。外婆说：“小纳的妈妈最喜欢上菜场，最喜欢买鱼，又最喜欢在买鱼的时候和人吵架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小纳做了同样的梦。同样的梦，还是那个菜篮，还是那身黑衣服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他妈妈弯腰捡鱼的时候，回过头来望了小纳一眼。也许是看见小纳了，也许没看到。小纳差一点扑过去喊妈妈。但是他突然想起呆子的关照：

“不能跟妈妈说话，一说话，你就死了。”

小纳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能跟妈妈说话，妈妈已经死了，人不能跟死人说话。幸好梦醒了，幸好他突然想起呆子说过的话，以后几天，接连都是这样的梦。一模一样的梦，反复地让人怕。小纳开始闷闷不乐。既害怕，又羞于害怕。直到那天爸爸来接他，他才不甘心地

提问。一大堆的提问。爸爸说：“你妈妈都死了好几年了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小纳说：“我爱吃鱼，是不是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，妈妈常给我买鱼？”

爸爸说：“现在小孩6岁就上小学，你都7岁了。你看，爸爸给你买的书包怎么样？”

从爸爸家回来，外婆看他极专注地在那折腾新书包，便问他爸爸家好不好，小纳爱理不理的样子。外婆又问他那个刚会走路的小弟弟好玩不好玩，小纳想了想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好玩。”

“你爸爸待你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好？”外婆一副妒嫉面孔，“好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小纳抬头，无意中又看到了他妈的遗照，连忙把眼睛避开，低着头说：“我要睡觉。”第二天，外婆发现镜框里的女儿照片，变成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运动员，十分惊奇地问小纳。小纳有些心神不定，支支吾吾说，他长大了要当运动员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小纳再也不曾梦见妈妈。有时，他忍不住了，便打开抽屉，偷偷地看上几眼藏在画报里的妈妈。黑颜色的死亡搅得他惊魂失魄。妈妈和死亡连在一起，和死亡连在一起的偏偏是妈妈。“为什么不能和死人说话呢？”他的小脑袋开始发疼。他想见妈妈，更害怕做梦。有一天，小纳终于不服气地问呆子，为什么不能跟死人说话。

呆子不懂小纳的话。呆子说：“谁说人不能跟死人说话？”

小纳急了，跳着脚说：“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说的。”

小纳突然哭了，眼泪滴滴嗒嗒滚下来。呆子极无力地

抵赖，说他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小纳松了口气，求援似的问：“那你说，能和死人说话。能，是不是？”

呆子想了想，说：“能！当然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呆子说了，又想想，不当回事说：“当然可以说话。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小纳破涕为笑，只觉得呆子说话的样子很好玩，呆子说：“怎么又哭又笑？”小纳说：“谁哭了，你才是哭呢。”

他们第二次去那幢大楼。看楼人手里拎着个安全帽，拦住了他们不让上去。很显然他看出了呆子精神失常，恶狠狠骂了句极下流的话。呆子报以最真诚的笑，傻笑着领着小纳在附近转。转一会，探险一般地往楼顶上跑，连着几次没成功。又隔了一天，他们才达到目的。呆子背着小纳，走了一半路程，要小纳下来自己走。小纳执意不肯。呆子说累死了，小纳说，呆子人长得就跟大人一样，背个小孩难道还背不动。呆子感到吃亏，赌着气看小纳，十分不明白地问小纳，为什么要闭上眼。小纳说：“因为我不能睁开眼，所以你要背。你说，我看不见，自己怎么走呀？”呆子好像想通了，背了小纳继续上楼。

楼顶上风很大。小纳和呆子非常认真地往菜场那个方向看。呆子突然欢快地叫到：“快看，快看，那是我妈。”

小纳不知道呆子说的是否是真话。菜场远了些，看不清人脸，况且小纳根本就不知道呆子的妈妈是什么样子。他只知道呆子的妈妈不要他了，因为呆子是呆子。菜场上人来人往，挤在一起。隐隐地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在走。

“呆子，死人是不是都穿黑衣服呢？”

呆子还在十分兴奋地看。小纳又问了一遍，呆子思考一会，理直气壮说：“当然穿黑衣服。”

“那——呆子，你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呆子为自己知道得比小纳多而高兴。他指了指楼下说：“死，死就是没有了。你往下一跳，就死了，就没有了。死了的妈妈都在下面，我们不能跳下去，不然都死了，死了。”

最早发现他们秘密的是一个 10 岁小女孩毛毛。毛毛住在 3 楼。她每天放学回来，做完了功课，下楼到院子里玩，总看见呆子和小纳兴高采烈地从外面回来。毛毛比小纳大，又比呆子成熟，因此威胁说，他们不把秘密说出来，一定要向小纳外婆告状。

讨价还价，结果是领毛毛一起去那幢大楼。毛毛平时要上学，订好了在星期天。到了星期天，呆子累得差点送掉了半条命。13 层的大楼，小纳照例闭着眼睛要呆子背，毛毛不肯吃亏，硬逼着呆子抱她。气喘吁吁到了 5 楼，毛毛跳下来自己走了，一边走，一边逗小纳睁眼睛。这一次玩得很无趣。买菜的高峰还没到，菜场上稀稀落落，几个小贩隔很远地在那打手势。毛毛疯癫癫地在楼顶上跳了一会舞，嚷着要回家。一路下楼，一路尖声尖气地怪叫。

正在楼下值班的看楼人闻声赶出来，恶狠狠破口大骂。毛毛不甘示弱，挤着鬼脸和他斗嘴。看楼人暴怒，拎起一个小桶，重重地扔过来，落在积水洼里，污泥浆溅得毛毛和小纳身上斑斑点点。呆子率先跑了，毛毛还想再还几句嘴，看楼人瞪着牛眼睛，作势要打他们，只好拉着小纳去追呆子。追上了呆子，毛毛怪呆子太胆小。

回到院子,3个人商量好去毛毛家玩。毛毛家没人,收拾得很干净。呆子鬼头鬼脑,东张西望,每个房间都探了探,站在客厅中间不敢动。他向来见毛毛的妈妈害怕,就是毛毛妈妈不在家也一样。毛毛看着小纳脸上的泥浆,笑着说:“丑死了,还不洗洗。”便领着小纳和呆子进了卫生间。卫生间很小,呆子只能缩在角落里。小纳要自己洗脸,毛毛执拗着非要帮忙。毛毛连衣裙上都是泥浆,小纳说:“你看看自己吧。还说我呢?”

毛毛上下打量了一番,又对镜子照了照,从头发上抠下一块泥浆来,不在乎地说:“有什么关系,洗个澡就行了。”说着一挥手,脱了裙子,穿着短裤背心对呆子发布命令:“替我把热水器开一开。”热水器在厨房,呆子忙了半天,最后还是毛毛垫了凳子自己开的。一切安排就绪,毛毛说:“呆子,你是大人,不许看的,小纳你陪我。”

呆子讪讪地走出去。毛毛一边洗澡,一边问小纳到底几岁了,呆子一个人在外面无聊,一个劲地催毛毛快点。毛毛说:“就不快,我高兴慢慢洗,就慢慢洗。”小纳说:“快点洗还不行,看你洗澡有什么意思。”毛毛两手在胸前一捏,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这儿马上就要鼓起来了,到那时你想看也不可以的。”小纳说:“不要脸。”毛毛说:“你才不要脸,看人家女孩洗澡!”

呆子在外面催,一个劲地。最后生气说:“再不快,我进来了。”毛毛说:“你敢。”呆子一发狠,说:“就敢。”推开门,大大咧咧进了卫生间。毛毛笑着叫了一声,赶紧冲洗清爽,穿上短裤背心,进房间找了件干净的裙子换上,披着湿漉漉的头发,领小纳和呆子进自己小房间玩。她关照他们不许乱翻,自己坐下来弹电子琴。毛毛

学电子琴已有两年，弹得很像回事。小纳边听，边说：“这歌我知道，这我也知道。”一道夕阳西边射进来，正射在毛毛的湿头发上。小纳无端地觉得毛毛挺好看。

没想到晚上闹翻了天。吃了晚饭，小纳外婆刚打开电视机，毛毛妈妈找上门来，气势汹汹，问这问那。小纳很有些害怕。毛毛妈妈问一句，老老实实答一句。她所有的兴趣都在呆子有没有看毛毛洗澡这一点上。看得出她很着急，又是跺脚，又是叹气。小纳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怖。果然，毛毛家和呆子家大动干戈，实实在在吵了一场。毛毛被死死揍了一顿，哭着求饶。呆子也被揍，就听见结结实实的抽打声，听不见呆子的反应。

呆子显然被打得不轻。牙敲掉了几颗，眼角下拉开一个口子，足有一寸多长。隔了好几天，小纳去找呆子玩，呆子眼角下的伤口似乎还在渗血水。呆子的奶奶一见到小纳就说：“唉哟，小祖宗呀，下次可再也不能出去了。”说着，赶不及地把门反锁起来。又把小纳放进呆子的房间，那房门也是锁的，呆子奶奶说：“好娃儿，你陪他玩一会吧，他也可怜，人傻，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小纳和呆子仿佛老朋友相见，都笑。小纳说：“我们再出去玩，怎么样？”

呆子说：“好。”

房间里坐了一会，小纳觉得没意思，便喊呆子奶奶开门，说回去拿跳棋来下。呆子奶奶眉开眼笑，一口一个“好娃儿”，让小纳赶快去。下到第二盘，呆子越下越认真，越下越不像样，小纳一生气，把棋子搅乱了说：“真是呆子，不跟你下了。”收拾了跳棋要走，呆子依依不舍，嘴里支支吾吾喊：“再下，再下。”呆子奶奶也过来求小纳，小纳说：“下棋，他又不会下。你们家有什么好玩的。”

直到呆子失踪，小纳都没有再去过呆子家。没人知道呆子是怎么跑出去的，更没人知道呆子跑到了什么地方。呆子有呆子的去处，正常人永远想不到。呆子奶奶失魂落魄，找了几天，唉声叹气，天天痴痴地在门口等。小纳第一次见到了呆子妈妈，那女人来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怪呆子爸爸不该毒打呆子，不该把呆子猴一样地锁在家里。呆子爸爸脸部表情永远嫌烦，央人写了大叠的寻人启事，四处张贴。

炎热的夏天很快过去，小纳开始读小学。要穿过两条马路，他爸爸吃辛吃苦，天天赶来送赶来接。有时来迟了，怪这怪那。外婆变得越来越啰嗦，高兴时，横关照竖关照，过马路当心汽车撞，跑远了不要认不得家，别和呆子一样。不高兴了，最有力的那句话，就是：“怎么不跟你爸爸过日子去！”有一天，外婆发现小纳床头的镜框，早换成了女儿的遗照，心头一种异样情感，摸着小纳新剃的头皮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看，我家小纳又变了，不做运动员了！”

那幢 13 层的大楼成了小纳一个人的秘密。他常偷偷爬上楼顶，独自一人向菜场方向瞭望。看楼人也不像原来那么凶，那么恶，知道了小纳是个没娘的孩子，并不硬撵他走，只是让他当心不要跌下去。“这孩子，空的楼顶有什么好看？”看楼人很不明白，觉得这孩子怪得很。终于有天大楼竣工，楼道的铁栅栏装上了铁锁，看楼人领着小纳挨个房间走遍。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，地上一层灰。白白大大的玻璃窗，钢的框架，孤零零的几盏日光灯吊在那儿。小纳问，他以后还能来吗。看楼人笑了笑，慢慢地慢慢地摇摇头。

小纳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菜场上。他围着大楼转了一圈，那菜场不当一回事地就在他面前。人真多。买

菜的、卖菜的、老的、少的、男的和女的。一个穿黑连衣裙的女人在前头走，小纳不知不觉跟了上去。黑连衣裙女人和小纳设想的一样，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亲切。她回过头，眨眨明亮的眼睛，充满爱怜地一笑，低下头，一边和鱼贩子讨价还价，一边拎起条活鱼往秤盘上摔。哐啷一声，鱼反弹下来，水哗哗地响。忙乱的手又把鱼放好。突然，一个又粗又壮又黑的鱼贩子操了小纳一下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嫌小纳挡路碍事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为小纳打抱不平。小纳回头看，是毛毛的妈妈。毛毛妈妈说：“怎么一个人在这，小孩子，跑这么远，可不好，我送你回去，小纳。”

黑连衣裙的女人顿时无影无踪。

小纳的手指在嘴里含了好一会，说：“不，我认识回家。我自己走。”